



一名村民向记者介绍他身旁这个“汪”的历史。
记者 王鹏 摄

一村嵌百“汪” 一“汪”一家史

慈溪崇寿镇崇胜村，房前屋后，田间地头，随处可见小小的水塘，直径约10来米，水清清的，岸边交错着芦苇和茭白，旁边是种着棉花或花生的农田。在当地的方言里，村民们不叫它们水塘，它们有个更生动形象的名字——汪。

这些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汪由来已久。据说，多年前，崇胜村一带尽是滩涂，杳无人烟，后来，外乡人迁移至此，靠晒盐为生。为防止潮水侵袭，他们建房时便从附近挖来大量泥土抬高地基，形成一个一个坑洞。数百年沧海桑田，经过雨水和潮汐的冲刷，形成了今天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水汪汪的崇胜村。

时任慈溪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的洪嘉祥曾在《慈溪海堤集》序中提及，自古以来，由于筑造海塘和进行围垦，慈溪人为自己创造了生存空间、移民条件、发展平台，酿生了围垦文化、移民文化、青瓷文化等主流文化，浸润熏陶着慈溪人的观念、风俗民情……

这些大大小小的汪，正是慈溪这片土地历史的见证，也是慈溪围垦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

本报记者 樊卓婧 程鑫



抹不掉的记忆

75岁的杨元泉老人在水塘边采茭白。塘边水不深，不及膝盖。不远处，三个小伙子站在塘边垂钓。

水塘不大，直径二三十米左右，呈圆形，这就是村民口中的汪，也称淡水汪。

穿行在崇胜村的乡间小路，几乎每走几步路就能看到一个汪，大小从几十平方米到几百平方米不等。村主任沈正建介绍，目前村里遗留下来的汪大大小小还有100来个。

杨元泉种茭白的那个水塘叫杨家汪，就在他家房子5米不到处，但房子的地势很高，至少高出1米以上。崇胜村大大小小的汪都有自己的名字，如胡家汪、许家汪、宋家汪、陈家大汪等等。汪的名字取自围着这个汪而聚居的一个家族的姓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每个汪都记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。

在杨元泉老人的记忆里，这个杨家汪至少有140年了，他父亲当年说过，这是他爷爷年轻时同族人挖出来的。历经这么多年，这个汪如今成了村民种植茭白和闲来垂钓的好去处。

小时候，汪里的水清澈见底，长辈们对汪珍惜有加，而汪里的水则更加珍贵，家家户户的吃水都取自那里。傍晚，村民收工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提着木桶到水汪旁边排队取水。

小时候他很顽皮，有一次跳到汪里去游泳，结果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。随着年纪渐大，他对父亲多了份理解：汪里的水是大家生存之必需品，吃水、洗菜、洗衣，哪一样都离不开汪。

后来有了自来水，汪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。汪里有很多鱼，孩子们经常跳到汪里，很轻松就能抓上来几条鱼。在生活困难的年代，汪里的鱼成了村民解馋的最好美食。

挖出来的淡水汪

杨元泉老人的记忆只是崇胜村的一个缩影。关于这个村庄、这些汪，这里的每个村民都能说上大半。

“从慈溪那边下来，我们这个村的位置已经是第六塘了。”82岁的老支书许成林开始向我们介绍村庄的历史。老人口中的第六塘，反映的是慈溪沧海变桑田的围垦历史，围垦是慈溪历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。

慈溪围海造田的历史要追溯到公元10世纪以前，有文字记载的大规模筑塘则始于宋庆历七年（公元1047年）间始建的大古塘，全长80多公里，经历300多年才完成，工程十分浩大。

国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针对这段历史曾在他的书中写到，慈溪的海塘博物馆，实则是由三北半岛形成的博物馆。大古塘初筑于北宋庆历七年，由县令谢景初主持修筑而成，这个谢景初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正是他，开创了三北历史的新局面。

谢景初筑海塘以捍海潮，禁豪强侵湖为田，严盐政之课，尤以办学蜚声吴越。说的就是这段历史，意即：发动民工，修筑堤坝，缓解海潮冲决之患；制订“湖经”制度，统一管理农田水利，抑制豪强侵湖为田及抢夺灌溉用水，以保障农业生产正常；管理海盐生产，严禁偷煮海盐，规定盐民必须依法纳税，增加财政收入；兴办学校，培养人才。

随后的数百年间，慈溪人陆续修建二塘、三塘……十塘，有的地段已修筑至十一塘，海岸线因此也随之北移。如今，慈溪人已筑起500多公里的新旧海塘，围垦出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沧海终成桑田。

许成林老人口中的第六塘，说的就是这件事。

当时，六塘之外全是滩涂，海水涨潮落潮，冲刷着这

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。

海涂适合晒盐，周边少地的农民逐渐向这里迁徙。杨元泉家族就是他爷爷的爷爷辈从横河迁到崇胜村的。许成林介绍，近代大规模的移民发生在1840年前后，绍兴、余姚等地农民迁移至此，以打渔、晒盐为生。要在海边生存下来，必须修建房屋，为防止潮水侵袭与冲毁地基，先民在找到落脚点之后便在附近掘一个深坑，然后将所取之土夯实垒高地基，高出地面2米以上，地基大小则根据家族的大小从一亩到几亩不等。地基夯实后方能建房居住，繁衍生息。

当然，取土的位置也不是随便找的，取土造房前要请人看过风水，地基选哪儿，在哪里取土等等。

“这不是迷信，今天看来，取土位置的选择是需要考量的。”许成林说，他已经参入了其中的奥秘：挖出的深坑变成洼地储蓄淡水，为保持水系流动，深坑周围得要有沟渠同它连接，否则就是死水一潭。另外，所有的汪在没有被破坏之前基本都是圆形的，因为相同的周长下，圆的面积最大，从而汪的利用面积也就最大，这是先民的智慧。

汪里的那些事

汪，不仅帮助先民有了立足之地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成了先民生活生存之必需。

通过围海而成长起来的村庄，淡水资源非常匮乏，汪里蓄积的雨水便成了村民的饮水来源。另外，遇上民房起火等事故，只有房前屋后的淡水汪能够救急。

随着村里的汪越来越多，关于汪的传说和故事也多了起来。

一户姓马的人家，丈夫去世，留下孤儿寡母，孩子那时候只有三四岁。迫于生计，年轻的母亲天天到盐场干活，但仍难以糊口。一日，她突发奇想，缝了条布袋，趁盐警没注意的时候将盐装入布袋，绑在腰上，试图带回家给嗷嗷待哺的孩子换点大米。

过六塘的时候，被检查的盐警发现，将其押到盐场附近的一个小庵里关禁闭。

傍晚，趁庵堂没人看守，这位母亲伺机逃脱，途中又被盐警发现。母亲拼命跑，而盐警则紧追不舍。结果无路可逃，这位母亲就跳进汪里，活活淹死。

因为那点盐而丢了性命，家里还有那么小的孩子，盐民集合起来讨要说法。盐民把盐警围在办公室里不让出来，四五天后，盐警终于妥协，支付了丧葬费，孩子的抚养费等300块银元。这个叫马夏荣的孩子当时只有4岁，后由其堂兄弟抚养长大。

令崇胜村村民引以为豪的是，三北抗战第一枪就是在这里打响的。73年前，在崇寿镇相公殿村附近发生的那一场伏击战，打响了三北大地敌后抗日第一枪，并一直为人们所传颂。

1941年，中共浦东工委根据上级指示，决定派部队到三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。5月初到6月16日，先后有190人横渡杭州湾到三北，并成立了五支队第四大队。在大队队到达三北的第三天早上，有小股日军正在相公殿抢掠，指挥员在敌人回庵的路上出其不意地打了一场伏击战。这场战斗共击毙、击伤寇敌各8名，而我军无一伤亡，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，同时也拉开了创建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序幕。

如今，在这场战斗的发生地——崇胜村，已重修了抗战第一枪纪念馆，以翔实的历史资料重现那段骄傲的历史。

许成林说，当年抗战的时候，村里的汪还救过一位游击队员的命呢。一游击队员回营途中遭遇鬼子追捕，土生土长的他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，后来就跳进一个很大的汪里，借助塘边的杂草藏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一早他才

爬出来，跑到村里一户人家换了件衣服，还给村民留了一块银元，算是买衣服的钱。

当然，这些汪也曾给村民带来过悲伤。那时候大人都忙于生计，孩子没人看管，村里发生过好几起小孩溺水事件。在杨元泉老人的印象里，很小的时候，大人就再三警告，不要到水塘游泳，除了怕弄脏了水之外，就是担心出意外。不听话的孩子，少不了挨骂挨打。

移民历史的见证

崇胜村大大小小的汪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每个汪还都跟着老主人家的姓，例如陈家汪、许家大汪、马家汪……顾名思义，这些汪都是附近同姓家族的祖先挖掘的。这些名称各异的汪，同样是慈溪这座城市移民历史的见证。

时光倒流至最后一次海进时期，现今的慈溪之境还沉卧在溟波浩渺里。2500年前的最后一次潮水退离翠屏山北麓之后，山越人在这里的涂地印上了第一行捍潮拓荒的足迹。到大古塘修筑竣工，东西相接的大古塘，自此像巨龙般横卧在三北大地，挡潮捍海，人定胜天，为塘南地区民生安定和人口增加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。

慈溪的历史上，围垦是慈溪历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首要条件，围垦文化也是慈溪最主流的地方文化，围垦不但孕育了慈溪人群体精神的主要内涵，也为移民入境、青瓷生产创造了条件，并助衍了移民文化、青瓷文化等。

时任慈溪市委副书记、市长的洪嘉祥在2003年12月，为《慈溪海堤集》所撰的序中，有一段话很精辟地道明了这重关系：“一位哲人说过：‘人创造环境，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。’自古以来，由于筑造海塘和进行围垦，慈溪人为自己创造了生存空间、移民条件、发展平台、文化环境，反过来在创造环境的过程中，和生活创造出来的环境里，则孕育和锻炼了灵活、外向、兼容、务实的精神，养成聪明、勇敢、吃苦耐劳、不断进取、重商善贾、精工细作的习惯品性，还酿生了围垦文化、移民文化、青瓷文化等主流文化，浸润熏陶着慈溪人的观念、风俗民情、潜在素质，激活了文学艺术的创作。所以说，筑造海堤不仅仅是慈溪人民创造物质财富的需要，也是生发精神财富的重要之源泉。”

慈溪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优势是“两白产业”的经营，即盐业和棉花种植，时至今日，崇寿村还有部分村民在种植棉花。

由围垦而产生的“两白产业的经营”，蕴含着很深的文化内核。无论食盐还是棉花，都不能直接食用，慈溪人为生活需要，必须将“两白”作为商品进行交换。这种交换的需求性、交换的过程和现象，无疑会对当地人们产生持久而潜移默化的影响，由此培育了慈溪人根深蒂固的商品意识和重商文化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慈溪人群起经商或办厂，正是商品意识和重商风气厚积薄发的体现。作为一种内在文化，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慈溪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崛起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对于渐渐富起来的慈溪人来说，如今汪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作用，变得不被人重视，有的汪被人为侵占、填埋，汪里的水也受到污染。

所幸，崇胜村人开始重新认识汪的价值。祖先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这一个个的水塘，而是崇胜村的历史。如今，为保护这些汪，当地政府已经规划，将崇胜村打造成村落湿地，对汪周边进行挖掘、拓宽，现有的河汪被全面清淤、疏通，汪里的水开始活起来。此外，村落湿地上还将建一些基础设施供村民休闲游憩。崇胜村还将把崇胜公园改建成占地30亩的湿地公园，开发具有崇寿特色的生态农业和农家乐。融汇海塘文化与湿地文化，崇胜村欲用村落湿地与湿地公园组成“大生态”环境，构建小桥、流水、人家的诗意小“西溪”。

他们期待着有一天，记录先民生活印记的那些河汪将以另一种方式重获新生。